



在人类历史上,诗与歌从来都有着天然的关联并且不可分割。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都被配上或优美动人或凄凉哀怨或激昂壮烈的曲调,被人们世代传唱。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刊前絮语

诗与乐的交集

□王慧

本期“人文齐鲁”最吸引眼球的地方应该在开篇《臧克家与三位音乐家的交往》的配文照片上:诗人臧克家与作曲家王洛宾互相搀扶,执手相送,笑意盈盈地一起迈出房门,一种惺惺相惜,依依不舍的老友情怀在两位老人间传递。

照片是文章作者、臧克家先生的女儿臧小平女士提供的。她在文章中记述了父亲臧克家与冼星海、郑律成和王洛宾三位作曲家的交往。臧克家先生的三首诗分别被这三位作曲家谱了曲,表达了诗人与音乐家在不同时代共同的爱情,被传唱了几十年,堪称诗与歌联姻的一段佳话。

好的诗歌会让作曲家有一种谱曲的冲动,除了文字传达的主题思想震撼人心外,诗歌本身就带有一种韵律,先有词后有曲的歌也往往比后来填词的歌更能达到思想与旋律的统一。

炎炎夏日,济南大明湖里的荷花已悄然绽放,给人带来不少雅趣。读老济南人张稚庐先生的《济南的炸荷花》方知,济南的荷花不仅要赏还要吃,炸荷花竟是济南人的一道美味。前些日子在饭店吃饭,只见过有一道菜旁边放着一朵荷花作装饰,那些嫩莲瓣裹上鸡蛋面糊下油锅炸出来是什么样子,我还真没见过没吃过。难怪老舍先生见吃荷花都要犯晕。

“民俗大看台”这期刊登了老作者纪慎言的一篇《淹不淹,但看六月二十三》,说老一辈人看这一年淹不淹,就看阴历六月二十三这一天。人们经常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说的是关于天气的预兆,但“淹不淹,但看六月二十三”这个民谣是不是也体现了一定的民间智慧还真无从考证。作者说,过去农村人倒不怕水淹,而是怕下大雨打坏了土坯房。从“淹不淹”这篇稿子我想到了最近几个城市因下暴雨严重内涝的报道,对城市人来说,钢筋水泥的房子不怕大雨打,就怕下水道不畅被水淹。

●编辑:王慧 ●美编:罗强

寻和追溯,那么请联系我们吧! ●稿件及图片发至: wanghu3050@126.com ●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索脉络,挖掘的是人文,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照的是今日之发

臧克家与三位音乐家的交往

□臧小平

我父亲臧克家是诗人,自幼喜爱诗歌。他24岁写于青岛大学的诗作《默静于晚林中》,刊登在1929年12月1日《民国日报》副刊《恒河》周刊第19期上,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作。从此,在诗歌这块沃土上,他笔耕不辍,直到2004年2月5日元宵之夜,以99岁高龄驾鹤西去。据我所知,他的诗作,曾被几位中国的大音乐家、作曲家谱成歌曲,流传于国内外。下边,尽我的记忆和了解,按父亲诗作成歌的时间顺序,一一写来。

冼星海谱《老马》

《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来望望前面。

《老马》写于1932年4月,是父亲的诗歌代表作之一。从小生长在旧中国农村的父亲,目睹耳闻了多少贫困、饥饿和苦难。诗中这匹老马,是中国封建社会三座大山重压之下,亿万贫苦农民的化身。这首诗,曾经打动了几代人。

最早知道这首诗曾被冼星海先生谱曲,是在父亲的两篇文章中。他在写于1979年12月8日的《关于〈老马〉》一文的开头一段,这样写道:“记得1938年,在武汉见到冼星海同志,他对我说:‘法国朋友要我选一首自己最喜爱的诗,配上曲子寄给他,我选了你的《老马》。’”

在1980年六七月间写成的长篇传记体散文《诗与生活》里,父亲对见到冼星海先生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情况,又有过一些记述:1938年4月,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邀,被抗战激情燃烧着的父亲,三次冒死赴台儿庄战役前线采访,并立即撰写了长篇战地通讯报道集《津浦北线血战记》,7天后即由生活书店加急赶印出版。5月,他与于黑丁筹备组织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分别在正、副团长,准备徒步到河南、湖北和安徽三省,开展战地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在汉口组团期间,父亲听说金山同志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二队,当时也住在汉口。而从1933年开始就与父亲有书信往来的友人王莹,正在其中。就是这次去演剧二队的探友之行,使父亲第一次见到了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先生,得知了先生曾为《老马》谱曲,并将这首歌寄到了异邦。由此可见,是抗日救国的洪流,使父亲与冼星海先生汇集到一起。

这首1936年初写于上海的歌曲,被冼星海定为“男低音独唱,情绪表现阴沉”。全歌4/4、2/4与3/4拍交替变换,在打头的歌词上方,星海先生写下了“纯朴地”三个字,为全歌定下了基调。就这样,中国诗人和音乐家作词谱曲的《老马》,飞越了国境和万水千山,在法国生了根。我想,星海先生之所以选中父亲的《老马》,一方面是由于他由衷的喜爱;另一方面,他是想让法国朋友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现状。他一定认为,全世界当牛做马的劳苦大众的心是相通的,法国人民会理解《老马》的涵义和象征。好的诗与歌,是没有国界的。

郑律成谱《怀念曲》

《怀念曲——给回国志愿军》



作曲家冼星海



作曲家郑律成

把这棵松树栽在这里,留下一个最好的纪念,我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和朝鲜弟兄并肩作战。

松树永远不会凋谢,就像我们的友谊一般,松树一年又一年生长,青青的,像我们的怀念。

父亲的这首诗写于1958年3月17日、3月18日发表于《人民日报》。那时,正值举国欢庆,热烈迎接中国人民的好儿女志愿军归国的日子。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父亲就写了《亲人回到了我们眼前(四首)》《千万人拍手把你们欢迎(两首)》《亲人回到了北京城》和《爱花的人》等诗篇,他那激动、热爱、自豪和万分欣喜的心情,跃然纸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读这些诗,仍然能感到那股扑面而来的激情与深爱。

得知郑律成先生也曾为我父亲的诗谱过曲,是在去年10月24日。一位多年老友热心地打来电话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10月23日,北京多支业余合唱团共同举办了“英雄赞歌演唱会”。老友所在的北京育才校友合唱团的节目之一,是女声小合唱《怀念曲》。这首由郑律成先生谱曲的歌,就选自父亲的《亲人回到了我们眼前——欢迎志愿军归国》四首中的最后一首。《怀念曲》,是谱曲成歌时加上的名字。由于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名人,节目主持人特地对它做了重点介绍,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久,老友寄来了《怀念曲》的歌片。这是一首深情动人的歌曲,E调,采用了朝鲜族歌曲惯用的3/4拍,与父亲诗作的意境可谓相互映衬。歌的结尾处,诗中的首尾四句被高、低两个声部重复演唱了一遍,加深了情感的渲染,突出了“中朝人民兄弟般的战斗友谊如松树常青”的主题。

律成先生是出生在朝鲜,后来又加入中国国籍的朝鲜族著名作曲家,抗美援朝和中朝人民的友谊对于他来讲,具有格外深重的意义。因此,他为我父亲的这首诗谱曲时,就多加了几重感情,唱起来



▲1995年7月1日,臧克家与“西部歌王”王洛宾亲切会面。

很是打动人心。他能从当时众多的欢迎志愿军归国的诗作里,选中父亲的这首诗谱曲,同样说明了他们情感的相通。听他的女儿郑小提大姐讲,这首歌是先生读到我父亲的诗后,立即谱成歌曲的,它被收入了《郑律成作品选集》。如今,50多年过去,大家还在唱着这支歌,说明了它的生命力和人们心中不灭的情感。

王洛宾谱《反抗的手》

《反抗的手》 上帝 给了享受的人一张口; 给了奴才 一个软的膝盖;给了拿破仑一柄剑;同时,也给了奴隶们一双反抗的手。

这是父亲写于1942年的诗。王洛宾老人为这首诗谱曲,源于一次难忘的会见。1995年6月30日,这位著名作曲家、“西部歌王”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成功地举办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专场音乐会。第二天,他就由我父亲看着长大的近邻,《北京日报》副刊主编李培禹陪同,敲响了赵堂子胡同15号我家旧居的大门,来看望神交已久的老诗人。1913年12月在北京出生的洛宾老人,小我父亲8岁,因此,他称我父亲为“艺兄”。抗战时期,当我父亲忘我地投入到抗日救亡斗争中时,洛宾老人也战斗在西北战区服务团。这段相近的人生经历,牵出了绵长的话题。

洛宾老人回忆说,早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喜爱父亲的诗,《老马》《春鸟》等名篇,到现在还背得出来。虽然数十年间辗转了许多地方,但对艺兄诗作的关注和热爱丝毫没有改变。我父亲平时很少欣赏歌曲、音乐,却久闻这位著名音乐家、作曲家的大名。他对洛宾老人说:“你的歌有翅膀,它们是歌,也是诗。”两位耄耋老人的交谈亲热而知心,话题涉及中国诗歌的民族继承和传统民歌,尤其是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播等等问题。他们的观点与见解那样相同。热情的歌王激动地说:“我即兴为您的一首诗谱

曲,唱给您听听?”他随即从父亲的诗作中,选了1956年写于青岛海滨的短诗《送宝》:

大海天天送宝,沙滩上踏满了脚印,手里玩弄着贝壳,脸上带着笑容,在这里不分大孩子,个个都是大自然的儿童。

这曲谱于旧作带着少数民族风味的新歌,赢得了一片掌声。洛宾老人接着神情庄重地说:“我要再为您的诗谱一首曲子,一定会更好的。”在客人即将离去的时候,他们相互赠送了作品集。两位老人的手再次紧紧相握。那段时期心脏一直不好的父亲,依照惯例,一直将客人们送到大门外。他与洛宾老人互相搀扶,仿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于是,一张执手相送笑意盈盈的照片,定格在那个生动感人的瞬间。这次相谈甚欢的会面,被两位老人和在座者深深地印在了记忆之中。四天后在厦门,这位著名的作曲家将父亲的诗《反抗的手》谱曲,完成了他的心愿。

这首D调、4/4拍的歌,结尾处高亢有力,烘托出全诗的主题。它,不仅是词、曲作者一见如故的友情的继续,也是他们情感与意志契合的见证。

几个月后,1996年3月14日,王洛宾老人走完了他与音乐结缘相伴的一生。培禹感叹:“这首《反抗的手》,恐怕是这位著名作曲家的最后创作了。”这时正在住院的91岁的父亲,在重病中再三叮嘱家人:“我要尽我的意思……”他为千里外的朋友,送上了洁白的花圈!

这就是三段我所知道的故事。三首诗,三支歌,它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诗作的主题与意境不同,歌曲的风格、曲调迥然相异。从中,我看到,诗与歌的作者是战友、是同志、是兄弟,他们怀揣着祖国和人民,无论是在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或是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的目标和立场一致,爱憎和感受相同。因此,不管是素昧平生,还是一见如故,都会结下这诗与曲联袂成歌的缘分;而这歌,唱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